

瓶花齋集/卷09



以2025年3月2日从维基文库导出

卷九·尺牘

([萬曆二十六年](#)戊戌~二十七年己亥。31~32歲)

答陶石簣編修

得來劄，知兩兄在家參禪。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？若禪可參得明白，則現今日視耳聽發豎眉橫，皆可參得明白矣。須知發不以不參而不豎，眉不以不參而不橫，則禪不以不參而不明，明矣。

答梅客生開府

近日與酉卿往來甚密，酉卿聰明可人，至其老成練達，實僕之師。近復發心學道，僕謂酉卿心則不可不發，道則不必學，酉卿以為然。

邸中無事，日與永叔、坡公作對。坡公詩文卓絕無論，即歐公詩，亦當與高、岑分昭穆，錢、劉而下，斷斷乎所不屑。宏甫選蘇公文甚妥，至於詩，百未得一。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。青蓮能虛，工部能實；青蓮唯一於虛，故目前每有遺景，工部唯一於實，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，能大能化而不能神。蘇公之詩，出世入世，粗言

細語，總歸玄奧，恍惚變怪，無非情實。蓋其才力既高，而學問識見，又迥出二公之上，故宜卓絕千古。至其適不如杜，逸不如李，此自氣運使然，非才之過也。

今代知詩者，徐渭稍不愧古人，空同才雖高，然未免為工部奴僕，北地而後，皆重台也。公然侈為大言，一倡百和，恬不知醜。噫，何可令有宋諸君子見哉！

答陶石簣

石簣寄伯修書云：「近日看《宗鏡錄》，可疑處甚多。即如『三界唯心，一切惟識』二語，三歲孩兒說得，八十歲翁行不得。」又問伯修：「此事了得了不得？」

記去歲此時，正與兄登天目。今弟走驢灰馬糞中，而兄亦閉門讀書，雖較之弟少為安閑，而離索之若，當倍於弟幾十分也。讀來書，極知真切。但既云「唯心」，一切好惡境界，皆自心現量也，更何須問行與不行？此何異牛肚中蟲，計量天地廣狹長短哉？夫三歲孩兒說得，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；八十歲翁行不得，此是八十歲翁衰頹也。於本分事何涉，而自作葛藤耶？了事不了事，此在當人，但不知兄以何為了？若以不疑為了，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，種種可疑者甚多。若石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，此是當然，原不足疑，則世間舉無可疑者矣。若以不怕死為了，世間自有一等決烈男子，甘刃若飴者矣，可俱謂之了生死乎？且夫怕死者，為怕痛也。痛可怕，死獨不可怕乎？又怕死後黑漫漫，無半個熟識也。今黑夜獨坐尚可怕，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識乎？弟於怕死怕閻羅，雖不敢預期，然怕痛怕黑夜獨坐，則

已甚矣。兄縱不徹，決不以怕痛怕黑夜為有礙，於道明矣，何獨至於死而疑之？孔子曰：「道不遠人，人之為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為道。」所謂遠人者，遠人情也。知人情之道，則知兄之證聖，與一切人之為聖人久矣，又安問了不了哉？

小說載一擔夫，為聖僧肩行李入山，途中問曰：「觀公威德，與佛何別？」聖僧曰：「佛自在，我卻不自在。」擔夫乃聳肩疾走而言曰：「你看我有甚不自在？」聖僧具天眼者，即時見夫相好具足，因合掌作禮，取行李自肩。行未數步，擔夫忽念：「彼從萬劫修來，尚未成佛，我乃凡夫，安得詎爾？」念未既，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，因訶之曰：「爾依前不得自在矣，速荷擔去！」此語淺率，大有妙義。願兄著眼，無作退心擔夫也。笑笑。

答梅客生

饑急於名，飽急於樂，口腹急於身體，欲不教學何可得？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，亦無長在仕途之望，不唯官閑，而心亦閑，可以一意讀書也。

又

僕謂丘、李二兄之病，正病在識上作活計耳，非識不足也。長孺解作墨客及遊冶兒，西卿歷官甚老成，此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，謂之無識，僕不信也。

來書云：「實實有佛，實實有道，實實要學。」甚妙，甚妙。僕謂官與冶客，即佛位也，故曰實實有佛。解作

官作客，即佛道也，故曰實實有道。然官之理無盡，冶客蕩子之理亦無盡，格套可厭，氣習難除，非真正英雄，不能於此出手，所謂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者也，豈鹵莽滅裂之夫，所能草草承當者哉？故曰實實要學。如此注解，不知可當溫陵長水不？

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，今代有腐人而無腐學。宋時講理學者多腐，而文章事功不腐；今代講文章事功者腐，而理學獨不腐。宋時君子腐，小人不腐；今代君子小人多腐。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，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。其他事功之顯赫，若於肅湣、王文成輩；文章之燦爛，若北地、太倉輩，豈曰無才？然尚不敢與有宋諸君子敵，遽敢望漢、唐也？

徐文長病與人，僕不能知，獨知其詩為近代高手。若開府為文長立傳，傳其病與人，而僕為敘其詩而傳之，為當代增色多矣。

又

僕所謂佛，即官也，即今梅開府客生也。今公求免於佛，亦將求免為客生邪？須知客生無成無免，佛亦無成無免。所謂即者，猶是方便說法，不得已之辭。辟如有人云「大海是水」，已是戲論，而丈又欲令海求免於水，可謂戲而又戲矣。

與陳正甫提學

弟別後無他可述，所得意事，無如南中聚諸快友，往返數月；所不得意事，無如到京不見社中兄弟。然畢竟苦

不勝樂。京師朋友多，聞見多，雖山水之樂，不及南中，而性命中朋友，則十分倍之矣。校文之職，比之五馬，體貌更覺嚴重。然職之難稱，有甚於守令者。庸談陳詒，千篇一律，看之令人悶悶，未若審單口詞之明白易省也。舊案可黜也，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；令甲宜遵也，而千里之足，多出於泛駕之馬。故公而服人者，百不一見也。

近日士習尤覺薄惡，寬則如慈母之養驕子，必且聚黨犯上；嚴則學校有體，過為摧折，恐亦惡傷其類。未若百姓之法行而知恩，德行而知畏也。

汪參知會時，作何語？學問比常當亦長進否？幸示及。

答王則之檢討

京中有苦有樂，家中亦有苦有樂。京中之苦在拜客，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；京中之苦在閉口不得，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；京中之苦以眼目為佛事，家中之苦以眉毛為佛事。兩苦相較，未知孰優孰劣，唯兄自評定。

答吳敦之司理

往曾附字潘景升問訊，不覺又易春夏矣。教官職甚易稱，與弟拙懶最宜。每月旦望，向大京兆一揖，即稱煩劇事。歸則閉門讀書。蹄輪之聲，澆句一有之。近頗有一二相知，可得快語者。又衙齋與城東北湖水近，多大刹。薊酒雖貴，時亦有見餉者。觀此數事，弟之情景，豈不百倍吳令也？

答朱虞言司理

不通書問者又九月矣。僕非忘尊兄者，而疏闊若此，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跡，決不以書問之疏密，為交道之重輕也。

僕作知縣，不安知縣分，至鬱而疾，疾而去而後已。既求退，復不安求退分，放浪湖山，周流吳、越，竟歲忘歸。及計窮橐盡，無策可以糊口，則又奔走風塵，求教學先生。其趨彌卑，其策彌下，不知當時厭官何意。然教官比知縣，畢竟心閑無事，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之地也。

尊兄聲實日茂，政事之暇，東南佳山水亦曾留心觀覽否？僕離吳中後，雖夢金閶，亦投枕而起，唯不能忘情兩洞庭，及硯石、支硎諸山耳。兄稍暇，亦當飽觀，毋作別後之憶。

答陶石簣

寄來詩文並佳，古勝律，律勝文，至扇頭七言律尤為奇絕。昔白樂天謂元微之「近日格律大進，當是熟讀吾詩」，兄或者亦讀仆詩邪？

徐文長老年詩文，幸為索出，恐一旦入醋婦酒媪之手，二百年雲山，便覺冷落，此非細事也。

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。宋人詩，長於格而短於韻，而其為文，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。然其中實有超秦、漢而

絕盛唐者，此語非兄不以為決然也。夫詩文之道，至晚唐而益小，歐、蘇矯之，不得不為巨濤大海。至其不為漢、唐，人蓋有能之而不為者，未可以妾婦之恒態責丈夫也。

弟比來閑甚，時時想像西湖樂事，每得一景一語，即筆之於書，以補舊記之缺。書成可兩倍舊作，容另致之。

答范光父水部

龍湖僧持書後，已五易歲矣。弟碌碌無可述者。入山不深，出宰不效，不得已為糊口計，只乞得一片寒氈，而京師燒桂煮玉，終不免凍餒其妻子。及門之徒，原思頗多，端木頗少，弟將何以為策哉？雖復久別，無可言者，聊述數語，博兄一開口耳。

答梅客生

僕近日坐尊經閣，與弟子談時藝，樂亦不減。閣中有《廿一史》《十三經》及他書甚多。窮官不必買書，是第一快活事。近地所可遊處，則有北安門湖水及諸梵刹。朋友則有一二小官，齋郎典客之類，絕口不談朝事者，其胸中又無一段先入意見為主，僕遂得遺形縱舌，不相妨礙。縱彼不甚領略，而僕得大開口，四肢暢適，勝彼擎拳躬身閉吻默坐時多矣。獨貧不能致客，覺有不快。僕有詩云：「貧廚非大祭，未有肉留賓。」此紀實也。

近日聽潘雪松說《易》甚快，僕于《易》學不甚邃，驟聞其說，如聆天樂，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。如羲、文、周、孔者，真震旦國古佛也。

孫司李

山陰，弟舊時熟遊地，彼處風物，如蘭亭、禹穴者，皆古今所豔稱，去城不遠。獨五泄在諸暨百里外，殆越中絕景。倘巡察到彼，亦當乘暇一遊。

徐文長，今之李、杜也，其集多未入木，乞吾兄化彼中人士，為一板行。

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弟爽齡，皆真實穎秀。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讚化名者，杜門習靜，足不踏城市，曾與弟往來山中。弟意非欲使兄物色之，蓋欲其姓名上達，使郡司李知其邦有賢人焉，若是焉已矣。夫以一郡之雄，而弟所見所聞，僅僅數丈石壁，及一二措大，則弟之迂腐不切，亦略可知矣。

蘭澤、雲澤兩叔

長安沙塵中，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。因嘆人生想念，未有了期。當其在荷葉山，唯以一見京師為快。寂寞之時，既想熱鬧；喧囂之場，亦思閑靜。人情大抵皆然。如猴子在樹下，則思量樹頭果；及在樹頭，則又思量樹下飯。往往複複，略無停刻，良亦苦矣。

尊叔雖居深山，實享天宮之樂，不可不知。雙桂樹下，酒甕如人，樹皮如鱗，黃山青色，萬片飛來，更不知有寒暑之易，及人間恩愛別離之苦。由此觀之，雖得一官，亦當掉臂不顧明矣。

答梅客生

經理巡撫缺出，生竊謂此事，非梅公恐了不得。今日見報，明公在會推中，此事恐當屬公矣。近日事體，大約如人家方有大盜，而其妻妾尚在房中爭床第間事；又如隔壁人告狀，而我賣田鬻子為之伸理，至於產盡力竭而猶不止，抑亦可笑之甚矣。

教官美處，誠如來劄，但所云不足者，亦自有說。昔在吳縣，妻妾衣食粗足，然或經月不見面，往食虎丘黃魚，如吃黃土，今食頻婆餅餌，不減仙廚。寺院雖不閒，遠勝於訟庭，僧雖無可與語，雅於囚徒胥吏。蓋人或望尊榮厚實，多以為不足，若直看作隱居之地，未有不足者矣。

與陶石簣

四月不得一字，懸念殊甚。數日前，陪祀昭陵，飽看西北山色，歸來與伯修判斷，聲價略定。大約諸陵山勢飛動，纖秀逼人，雖無黃牆碧瓦，其山自佳。西山若無諸大梵刹，便頑然一岡矣。碧雲水味絕佳，作寺者不為方塘闊澗，而砌小渠，從屋溜下過，水之不幸，抑至於此，可恨也。

香山山色軒楹，比碧雲殊勝，望湖亭不作於龍潭，而作於裂帛湖上，此尤無識之甚。龍潭水光千頃，荷香十里，長堤迂曲回環，垂楊夾道，大有江南風景，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。近復得遍觀西苑花木禽鳥，及兔兒山等處，尤為奇絕。紙盡不及描寫，容另致之。

答樂之律

弟懶僻若是，只合坐尊經閣讀書。其實讀書亦不耐，唯當枯守山林，作一絕學無為道人而已。兄此時方銳意經濟，聞弟斯言，辟如持蘇合之丸，而市蝓蜨之轉，豈相合哉？

去歲湖上會尊大人及令弟，一彈指失之。家兄奔走講幄，舍弟客南中金吾宅中。杯酒深譚，馬上明月，頓成往跡。人生離合如此，言之淚墮。分俸過侈，窮官那得不拜。

與李龍湖

小修帖來，知翁在棲霞，彼中有何人士可與語者？生在此甚閑適，得一意觀書。學中又有《廿一史》及古名人集可讀，窮官不須借書，尤其是快事。近日最得意，無如批點歐、蘇二公文集。歐公文之佳無論，其詩如傾江倒海，直欲伯仲少陵，宇宙間自有此一種奇觀，但恨今人為先入惡詩所障難，不能虛心盡讀耳。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，而超脫變怪過之，有天地來，一人而已。僕嘗謂六朝無詩，陶公有詩趣，謝公有詩料，餘子碌碌，無足觀者。至李、杜而詩道始大。韓、柳、元、白、歐，詩

之聖也；蘇，詩之神也。彼謂宋不如唐者，觀場之見耳，豈直真知詩何物哉？

與無念

丘大帖來，說公去會稽。問麻城人，說往江西。及得小修書，又云在白下。想是近日神通廣大，能分身說法。不然，何傳者之不一也？

寄楊烏樓

卓叟既到南，想公決來接。弟謂老卓南中既相宜，不必攙掇去湖上也。亭州人雖多，有相知如弱侯老師者乎？山水有如棲霞、牛首者乎？房舍有如天界、報恩者乎？一郡巾簪勢不相容，老年人豈能堪此？願公為此老計長久，幸勿造次。

答張東阿

讀佳集，清新雄麗，無一語入近代蹊徑，知兄丈非隨人腳跟者，而邢少卿詩序中，亦謂兄直法李唐，不從王、李入，此語甚是。僕竊謂王、李固不足法，法李唐，猶王、李也。唐人妙處，正在無法耳。如六朝、漢、魏者，唐人既以為不必法，沈、宋、李、杜者，唐之人雖慕之，亦決不肯法，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。兄丈冥識玄解，正以無法法唐者，此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，故不肖為補足之。

又

細讀諸作，真是唐人風格。方之錢、劉，未知孰為優劣。近時學士大夫，頗諱言詩；有言詩者，又不肯細玩唐、宋人詩，強為大聲壯語，千篇一律。須一二賢者極力挽回，始能翻此巢窟。

拙稿存笥者，今以付木，尚未卒業。一窮廣文，騎款段長安道上，雖極落寞，差不廢吟詠耳。

答梅客生

麻城令去時，僕與家兄屢以長孺為托，不意命薄如此，真所謂轉喉觸諱者也。江進之之苦不待言，僕交遊半天下，似此人者，識見肝膽真不可多得，縱不作吏部，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？

三弟來，又添一朋友，此近日決心事，即近日所得之快友也。眷屬初至，一少姬病死，未免作惡。去役匆匆，不暇他及。

又

與諸大將校射即語也，有能勝我者，即大可與語人也。明公更欲求何等人作可語哉？近日無他受用，但與一輩白頭腐儒，杯酒往來，覺無絲毫不相入處，以此消遣閑日，不覺身之為客也。卓老久無帖，去湖上意，似亦果。三明春若無他往，當騎驢衝寒至矣。

又

令公出獵之日，正不肖同諸秀才飲酒烹茶之日也。雪中無事，一味以管城相角，每得佳語，席上人同聲喝采，亦自奇快。不知并州兒之樂，於不肖何如也？

又

措大持寸管，欲與塞上公較樂。辟如乞兒持殘羹餘酒，矜張五侯之門，亦可謂不知量也。

與沈伯函水部

冬間寒氣甚厲，京城如雪窖，冷官如寒號蟲。每一出門，眉鬚皆凍。遠山、春草數輩，面皴皮裂，諛語滿室。若得量移，便當圖南，不能兀兀長守此也。

南郡地暖，以使君之尊臨之，如居第六天中。然在兄丈亦有小苦。江水雖浩莽，殊無意致，六橋、三竺之想，那能一刻去胸中，一苦也。民俗朴鄙，酒甜而濁，酸澀之態，見於筵宴，二苦也。歌兒皆青陽過江，字眼既訛，音復軋硬，三苦也。又楚之言，酸也愁也，其山水所產之人，多牢騷不平；而其客於斯地者，亦多化而為愁，如仲宣、子美皆然。兄才士而多情者也，能不為俗所移邪？

與李子髯

尊嫂之變，出自意外，可傷，可傷！弟一歲之內，三腸並裂，其痛尤甚。幸爾道力稍堅，不至摧殘。令姊兒女情深，近亦稍覺輕減。禪那頗通貝典，一室之內，所見

非焚香麵佛，即垂髻安禪者。世間兒女情態，家計生策，不唯不到眉，亦復不到唇齒間矣。終日見人死，何以不怕死？兄勉之。

與江進之廷尉

廷尉之改，弟有三快：出入無禁，賓客到門不訶，弟與兄得長聚談，一快也；酒壇詩社，添一素心友，二快也；暇時便可從臾究竟無生，失官得佛，兄亦何恨，三快也。

前梅中丞書來云：「江進之之品格如此，不能免忌者之口，冤哉！」弟謂進之縱不得吏部，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？為蚓為龍，誰大小？個中事，兄勘破已久，寧複置胸懷間哉？扇頭詩奇進，白肌元骨，世人蔽錮已久，當與兄並力喚醒。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，雖曾中時詩之毒，然一呼即覺，不至如往時詩人，被狂酒尢殺，尚自以為瓊漿甘露也。

旅中得謝在杭在彼，當不寂寞，三弟丞稱在杭胸次爽潔，氣味自當投合也。兄聞報便當北發，攜家眷從陸為便。

答謝在杭司理

三弟盛稱在杭胸懷如月，詩思如水，酒態如春。每踞石臨流，未嘗不思及兄。如人從杭州來，眉目髭鬚，皆說西湖，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。江進之才識甚超，交遊

中少見其比。兩佳人聚首一城，皆以瓠落，亦異日一段佳話。弟恨先去，不與七賢之數。

小刻較前稍有增定，寄上請教。天氣稍溫，旆旌可北，良晤有期，不多及。

About this digital edition

This e-book comes from the online library [Wikisource](#)^[1]. This multilingual digital library, built by volunteers,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a free accessible collection of publications of every kind: novels, poems, magazines, letters...

We distribute our books for free, starting from works not copyrighted or published under a free license. You are free to use our e-books for any purpose (including commercial exploitation), under the terms of the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Alike 3.0 Unported](#)^[2] license or, at your choice, those of the [GNU FDL](#)^[3].

Wikisource is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members. D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book, it's possible that we made some errors. You can report them at [this page](#)^[4].

The following users contributed to this book:

- S M Lee
- Jdx
- Dbenbenn

1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](https://wikisource.org)
2. [↑ 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](https://www.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)
3. [↑ 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](https://www.gnu.org/copyleft/fdl.html)
4. [↑ 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](https://wikisource.org/wiki/Wikisource:Scriptorium)